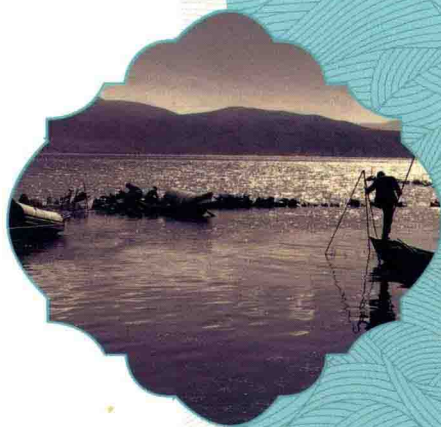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院子里的紫薇花开了，温柔淡紫的花朵，晶莹剔透。
微风拂过，满院里似乎响起风铃般清脆的花开的声音。



清欢

Qing H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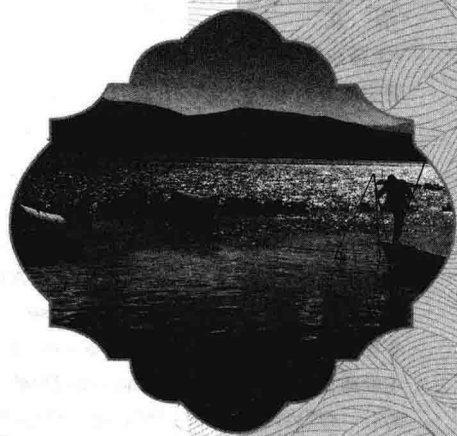
曹志辉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清欢

曹志辉 著

Fan Shi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欢 / 曹志辉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6 - 0

I. ①清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0933 号

清 欢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曹志辉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6 - 0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 目录
Contents

清 欢	1
冬 青	22
玉 扣	83
贱 狗	100
人淡如菊	110
茶亦醉人	131
初恋的爱情符号	138
女书香	142

清欢

1

清欢是昆剧团唱旦角的台柱子。穿上戏服，化了妆，水袖一舞，百媚千娇在婉徊的京韵中绵延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便赏心乐事谁家院？”怎奈她袅袅婷婷似弱柳扶风，眼神流传可梅破惊心，却也难改昆剧团的命运。

清欢19岁艺校毕业后，在剧团一待就是十年。也不是没红过，那年她演杜丽娘，场场爆满。灯光恍惚、明亮。她翘着兰花指，运气，提神，唱腔委婉，眼神流转。台下人头攒动，掌声如潮。她不得不在掌声中一次次深情款款地出来谢幕。说起来也是命好，剧团复杂纷繁的人际关系，并没有怎么着她，有师傅和老团长一千人替她挡着呢，她只管单纯地活在戏文里。

可是，唱着唱着，剧团就不景气了。

好不容易设法买了一辆供演出的大客车，车厢的四壁往下放，撑开来便成了流动的戏台子。到乡下演出几次，被小孩子追着赶着，但乡下除了孩子和老人，也实在没有别的观众了。机灵点的年轻人，谁不上城市里找活干，赚点零花钱呢？

剧团人不敷出，再无回天之力。不得已将车租给个体演出队，轰轰

烈烈地开到外省表演脱衣舞去了。

反正无戏可唱，清欢也懒得梳妆。她不过偶尔出门，去喧嚣的菜市场买几根开春的萝卜，或是买几棵入冬的白菜，去儿子的学校接送儿子，她行在大街上，仍是干干净净、利利落落的，一头秀发绾着个髻，阳光下黑亮得让人心惊，然而，正面一看，她一脸的安静、疏离，眉目之间，汪着一层薄雾似的，有些微薄的凉意，如从遥远的时代走来。

她微蹙着眉，眼里有些迷离。当小学老师的父亲略读过些诗书，喜欢宋词《醉翁操》里的“琴与君兮宫商。酒与君兮杯觞。清欢殊未央”，替她取名清欢。倒应了这名，人前人后，清欢总是安静的，安静得像一幅画，只有在台上演戏，长袖一舞，才光鲜亮丽起来。

窗外，柳枝上鼓着些绿芽苞，急于要将蕴了一冬的心事一吐为快。而那些急性子的碧桃，等不及桃叶长出，便兀自开放起来。这种永远不结果的树，总是把花事弄得绚烂多彩，轰轰烈烈地来，了无牵挂地去。

阳光透过窗帘，斜斜地照了进来。在清欢脸上渡了一层柔和的光泽，细碎、温暖。

忽然，一只受酒香诱惑的小昆虫，“扑”地掉进了开口的葡萄酒瓶内，被仅存的几滴酒打湿了翅膀。它扑愣着，无力振翅飞翔。它挣扎着从瓶底爬出来。刚往上爬几步，又滑了下去。一次又一次地往上爬，又一次次地从光滑的玻璃壁落下去，只是徒劳地挣扎而已！

清欢捏着酒瓶丢到户外的垃圾箱里，看着小昆虫慌慌张张地逃命而去，忽然就觉得有些凄惶，眼泪不由分说地溢了出来。肚里分明有声音在唱：“明媚鲜艳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。花魂鸟魂总难留，鸟自无言花自羞。”

邻院里忽然鼓声大作，哀乐齐鸣。鞭炮声中有男高音隔墙飘过来：“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……”清欢听出正是自己的搭档，演小生的江天风的声音。邻院有位老太去世了，请了唱夜歌子的班子在闹丧。

江天风粗犷的声音无遮无拦地倾泻而来。她依稀忆起两人在戏台上的那些唱白，仿若隔世。

这座城市，人们总有本事把白喜事办得比红喜事还热闹，欢天喜地的样子，看不出哀悼逝者应有的凄婉与悲怆。昆剧团几位待岗演员也算得上与时俱进，组建了一个唱夜歌子的队伍，专混死人饭吃。老马几次来邀清欢去唱歌，都被清欢慌不迭地推辞了。老马便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她，摇摇头说：“这戏啊，唱着唱着就把人的命运唱薄了哟。”

2

清欢有些饿，出门到巷口买玉米。这一片是老城区，巷子狭小得容不下一辆小汽车，只能勉强开进来摩托车和老爷车。小巷两边，古旧斑驳的院墙裸露着灰白的脸，像清洗不尽、已辨不出颜色的旧衣裳。巷口出去，便是临江大道。一溜儿摆着烤红薯、修单车、配锁的形形色色的小摊位。

老炉火煮的玉米糯糯的，香甜可口。卖玉米的大嫂远远看见清欢，立即挑上最大的一颗嫩玉米，细心地用塑料袋装好。有几粒已爆开了皮，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里面乳白多汁的肉。老玉米香，嫩玉米甜，清欢一向喜欢吃嫩玉米。她爱怜地递给清欢：“妹子，啥时能听一回你的戏，卖多久的玉米也值了。”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眯成了一条细线，古铜色的脸上便像涂了一层釉，忽然就柔和了几分。

清欢浅笑，咬一口嫩玉米，一份浓浓的糯香与甘甜便浮在舌尖了。

还没走进院子，便听见赫团长在冲她家使劲喊：“清欢，在家吗？”

清欢答应着，赫团长转过身，眼神里闪过一抹欣喜：“可找到你了，我找你好半天了”，他亮亮的嗓门穿过春日的凉风，有一种爆米花似的温厚。和善的团长脸上，泛着红光，额角上粗大的皱纹里密集着汗珠。当年戏台上那个打虎的英雄，而今已老了。三碗不过冈的雄姿，不过残留在老一代戏迷的记忆里。

单位好久没有演出之类的公事了，赫团长突然找自己干吗？清欢心下正疑惑，赫团长心急火燎地说：“走，跟我去林海大酒店吃饭。”

清欢推辞道：“我去不合适吧，我一向不会应酬。”

赫团长的眼神有些着急，有些巴结的意味：“分管财政工作的市领导楚天也出席，他是你的戏迷，你无论如何得为我撑台面。”

楚天？那个梳着大背头，高大帅气，成天在电视里露脸，不是剪彩便是发表讲话的楚天？

清欢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小声地说：“不。”

容不得她推辞，赫团长一把把她推进屋里换衣服。他又着腰，立在门外守着，生怕她飞了似的。

她折进小屋，立在镜子前，把一头黑亮的长发盘起来，想了想，又披散开来，随随便便用一方手巾挽在脑后。额上的刘海儿错落有致，不着痕迹地遮掩住那些细碎的皱纹。在脸上扑了些脂粉，精心地修了眉，描好唇线、眼线，一张脸立即生动起来，流光溢彩的样子。

穿什么衣服呢？衣柜里倒是有几件年代久远的衣服。有一件旗袍，藕色、无袖，还是刚结婚那阵儿买的，倒是能勉强穿得进去。她摇摇放回柜子，怕穿不好被人误认为迎宾小姐。

她挑了一件月白色的真丝连衣裙，上面绣了两朵精致的荷花，又选了件墨绿色的、有长长流苏的披肩，闲散地搭在肩上，脚穿米白色的高跟鞋，袅袅婷婷地出得门来。

3

楚天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时，曾听过清欢演唱《牡丹亭》。舞台深处的投影里，镁光灯映照出她的剪影，袅娜、飘逸。缓缓抬起的一张俏脸上，明眸似水，没来由地让人着迷、沉醉。忽有烟雾喷出，将她渐渐幻化成一团模糊的影。只有那低回婉转，让人愁肠百结的唱腔，依旧穿越风，穿越静默的人群，径直划过他的心田：“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，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，锦屏忒看的这韶光贱。”

他凝神，心在刹那被触动。

后来，他由市委组织部调到县里任职，主管全县一百多万人口的生计，忙了，那些个美目流转，水袖轻舞，也就渐渐淡忘了。

楚天再次调回市里，已是分管全市财政工作的领导，算得上大权在握了。

剧团发不出工资，赫团长把自己倒腾成念经的和尚，隔三差五去念穷经，文化局的段局长被缠得没法子，带他去找财政局局长。局长实在推挡不过，说：“你先去找主管副市长签字吧。”领着他去见楚天。楚天看似无意地问起当年演杜丽娘的清欢。赫团长会意，立即说：“午餐请领导吃饭，顺便叫上清欢。”

此刻，清欢跟在赫团长的身后，上了 K1 路大巴。她表面上平静如水，心里却打着鼓，颇有些忐忑不安。

不一会儿，便到了林海大酒店。这是一家新建的五星级酒店，坐落在市南郊公园内。清欢第一次进到酒店大堂，不由得暗暗惊叹它的奢华。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堂装饰得富丽堂皇，两盏大落地水晶灯照得整个大堂金碧辉煌。咖啡厅中央，摆了一架巨大的钢琴，黑白琴键正跳跃起伏，自动演奏着一曲《献给爱丽丝》。

透过落地窗，能看到别有洞天的园中景。人工瀑布从乱石中飞泄而下，惹起一池的鸟语喧哗。白的红的杜鹃花从女贞树的新绿中跳跃出来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樱花已开放了，浅白粉红自清妍。而园子的东侧，早已是梅云梨雪，偶有蝴蝶上下翻飞。

进了包厢，一千人客客气气地让座，清欢被让到了楚天的身边。她脸上看起来仍是惯有的平静，心里却有一面小鼓在不停地敲打着。

餐桌上，暗花的金黄色桌布铺展开来，晶莹剔透的玻璃杯里插着用餐巾扎成的别致的花。楚天将餐巾从玻璃杯里拿下来，替她平摊在桌上。

清欢平日里少应酬，此刻，见着如此排场，不由得暗自拉了拉衣裙，平息下紧张的心绪。她保持上身微微前倾的坐姿，手优雅地在前交叉相握，并不时冲和她寒暄的楚天含笑颌首。

八大凉碟摆好之后，上来的是一大份生鱼片，淡红色的生鱼片搁在

白色的冰块上，无端地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，诱惑着胃酸分泌。清欢试着夹一块鱼片沾点芥末，送进嘴里，却被呛得缩了舌头，她吃不惯这种口味，轻轻地放到小盘中。

她尝了尝像粉丝一样的鱼翅汤，嫩滑爽口。

这时，又上来一份深海鲍鱼，黄澄澄的，配着汁。

清欢不愿让人看出自己的窘迫，行事总比别人慢了半拍。外表看起来却是优雅而内敛的。

看着人家开始动手吃了，她才用刀叉细细地把鲍鱼划开，一小口一小口地送进嘴里。

赫团长兴致盎然地说着一些奉承话和自认为有趣的八卦。

楚天看着她，笑容笃定而自信。

赫团长乐得裂开嘴，生怕清欢不肯喝，绕到她面前，替她斟满一杯酒，笑嘻嘻地望着她，几乎一把把她推到楚天的身边了。

清欢便站起来，把酒杯举起，一双美目望着楚天：“我先干为敬。”

楚天端着一杯酒，用浑厚的男中音，豪气啊十足地说，“来，为我们的昆曲艺术干杯。这些年，昆曲不景气，不是戏剧本身的问题啊，我们中国的国粹艺术，还是很有魅力的，我们的清欢，唱得多好啊。”

“当然了，如何在市场竞争中稳住阵脚，”楚天略用眼神瞟了一下赫团长，“我认为也可以在传统剧目中适当加入一些时尚元素。在昆剧独有的基础上，挖掘和开发，变消极为积极，要保持生命力，在竞争中发挥特色，以实力挽回观众。”

一席话，说得赫团长不住点头。

在热烈的赞美中，楚天一饮而尽。

清欢一口气敬了他七八杯酒。估摸着剧团终于能有点资金了，赫团长兴奋得不知该用什么表情，只是裂开一张大嘴傻笑。

清欢脸上有了微微的酡红，越发好看了起来。她摇着头，有些不胜酒力的样子。

楚天举着杯子，转到她的身边敬酒，用眼神盯着她：“清欢啊，十年前我就是你的粉丝呢，我得感谢你，让我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古典气质

美女。“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清欢不胜酒力，眼神有些迷乱了。

楚天眼神稠密，盯着她的脸，她微耸的肩，咬着唇狡黠地笑。

她低眉浅笑，洁白的齿贝露出来。她拢了拢刘海，这不经意的动作，如一尾鹅羽，轻柔地撩动了他的心。

他什么女人没见过？却在这一刻，心思恍惚。

清欢想着大伙几个月都没着落的工资，便往楚天的杯里倒酒，一杯接一杯地敬他。

大家齐声叫好，清欢喝得有些高。总共有二十几杯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运气好，财政将拨付给团里的钱，够昆剧团一段时日的开销了。

4

崔秘书提议，让清欢现场清唱一段，在酒桌上唱戏，清欢可从未经历过。唱高了的她觉得有什么堵在了嗓子眼里，像根鱼刺，进又进不去，出又出不来，只是生生地卡着难受，泪水便漾在眼圈了。

赫团长急了，拉着她的衣袖：“清欢你是个好女子，就唱一段吧。”

清欢便晃悠悠地站起来，醉眼迷离地立在窗帘下：“为什么还敲得心急情切，为什么突兀的装痴做呆……”她的心，像被一把无形的箭击中，战栗起来：“只有破壁残灯零碎月。”心里这些年来的凄惶仿佛终于找到突破口，倾泻而出。

大家不觉噤声，侧耳倾听。

她看见眼前晃动着模糊的笑影，像是在梦里似的，依稀不真切。这些年，她和崔氏一样，粗茶淡饭，日子过得很是不堪。丈夫下岗，遭遇车祸，丢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，有多少的凄惶，于她来说，生活如一场花好月圆的梦，来不及芳香，便渐渐地枯萎、破碎。

丈夫古乐当年是塑料厂的车间主任，大她六岁，追清欢那阵子，清欢正唱得走红。大街小巷，谁不知道清欢？他天天领着一帮弟兄子来捧

她的场子。

古乐的哥们为他出了不少主意，最后还是一个兄弟出了损招。这兄弟拦在清欢必经的路上，嬉皮笑脸地欲行非礼，被古乐几拳打跑，英雄救美，清欢对他的好感大增。此后，古乐每天必来接送她上下班，并倾囊而出，用积攒了几年的奖金买了架钢琴送给她，琴面油光可鉴，灼灼的光辉照亮了她简陋的单身宿舍，也照亮了她的心。

塑料厂要集资建房了，得有结婚证才能报名，古乐找清欢商量，清欢犹豫着，古乐便软磨硬泡了一个星期，说迟早要结婚的，不如趁现在要套房子，两人便打了结婚证。

可是，好日子于她来说，就像一只短尾巴的兔子，跑得飞快；穷困却像耐性极好的乌龟，不离不弃地如影相随。

说不清什么时候起，小城里已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，一家老少围坐着看电视。剧团演出越来越没人看，卖出去的票钱连租场地的费用都不够，老演员唱不动了，年轻人不愿学，学会的也纷纷改行，另辟蹊径。生活逐渐变成一幕乱纷纷的演出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角色。

工厂改制，古乐说下岗便下岗了，厂子变相地成为几个人的。本来可以慢慢地找份体面些的工作，可清欢正怀着孩子，一大堆的费用等着他付账。他等不及，跟亲友借钱买了辆的士，早出晚归，维持生计。成天在外和一帮进城的农民工司机抢生意，走背街小巷躲交警，为几块钱和人讨价还价，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坏。

古乐一张白净的脸，没多久就被打磨得像生了锈的铁，黑里透着黄，眼神也不再清晰明亮。粗糙的生活，使他的性格也变得粗糙起来，和那些开的士的人混久了，他学会了喝酒、打牌，生活越发往俗里去了。

她劝他，一言不合，他粗的声浪便在她耳里植根一片钢筋林，密不可透。似乎所有甜蜜的初始，都只是伤害的铺垫。

一天，古乐喝了点酒，半路上载了个客人，脚踩油门风驰电掣般地往火车站奔。客人吓得哇哇乱叫，连声让他慢下来，他才不管呢，上了狭窄的老大桥，从两辆小车中挤过去，险些被撞到前盖，又摇摇晃晃地

越过了好几辆大巴，风一般过了桥头，差一点压住一条受惊的流浪狗，流浪狗回过头来凄惶地朝他吠了几声，拖着受伤的腿，逃命而去。

当他快速驶过丁字路口时，斜刺里却杀出辆大卡车，他刹车不及，撞在卡车的前轮上，大卡车装了满满一车玉米，经此一撞，几袋玉米从卡车上砸下来，有一包正好砸在的士的左前轮上，车翻了个底朝天，被撞飞好几米。

当清欢赶到急救室时，看到的已是血肉模糊的古乐。无论她和儿子怎样哭天喊地，他再也醒不来了。好在乘客只受了点表皮伤。从此，清欢便孤儿寡母艰难度日。

夜里安静下来，那些笛声、箫声、古筝声便纷纷在脑海里响起，声声绕梁，声声勾她的魂魄，勾她的心气，她又轻盈地飘到舞台上，水袖轻舞，美目流传。可是，醒来不过是南柯一梦。

恼人恼己，清欢的唱腔悲凉比旧时更甚，当真是悲从中来。

一曲唱罢，四座寂然无声。

5

半月后，财政局的资金如期拨付到了剧团。

赫团长兴高采烈地谋划着重排《牡丹亭》。

一些旧时的演员被逐一召唤了回来，没有太大的分歧，杜丽娘由清欢主演。江天凤修眉一画，戏装一穿，除了已微微有些发福，仍是那个眉目含情的柳梦梅。试妆之后的清欢，自己觉得有些细微的不对劲，便办了张健身卡，每天去练一次瑜伽。

她报的是高温瑜伽班，在平和宁静的乐声中，吸气、呼气、下腰、压腿，她柔软的身姿能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极致，馆里窗户紧闭，不一会儿，汗如雨注，水雾蒸腾。很快便恢复了从前的神韵。

6

楚天习惯性地打开戏剧频道，有一台昆曲荟萃，演员照例是年轻的，不经苍桑的面容。白娘子演得过于凄切，而缺乏应有的柔美和韵味。姣好的一张脸，眼神一流转便成了对鸡眼，他苦笑。

调到本市的无线台，正播出昆剧团即将重新开演的新闻。清欢在银屏上浅笑。是的，她的确不再年轻了，然而，她是一个天生的戏坯子，典雅、韵味十足。时光流逝，却把她酿成一坛岁月的佳酿，于无声处，散发出一种悠远的陈香。

他踱到书房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开始拨她的电话，想说：“今夜，斜月三分醉，卿本七分狂。”

想说：“昨晚竟梦见你，沉静端庄的样子，是我喜欢的神态，醒来后想给你电话，却怎么都联系不上。”

可电话通了之后，他只是问了句：“还好吗？”“还好。”清欢答。电话里两人便静默下来。

清欢想，也许有些欣赏，只需远远的，已然足够。

第一场演出，票连卖带送，居然坐了个爆满，许多老戏迷前来捧场。楚天坐在前排，听过后认真地给赫团长提了意见。

7

不料，剧团演出了几场后，江天凤嫌工资低，不如唱夜歌子来钱快，三天两头请了假赶去唱白喜事。

有一回人家给的钱多，一直唱到夜里一点钟。睡眼蒙眬的他，第二天上午竟在戏台上唱破嗓子。这是大忌，赫团长气得脸色酱紫，忍不住拍桌大骂。

江天风脱下长袍，拂袖而去。

替补的小生，作、打、念、唱、皆不如江天风，这出戏也就无法开锣了。

剧团每况愈下，第二年经营更为惨淡，几百人的剧团，全年演出收入才20多万元，有的场次演出门票收入竟跌到不足600元，还不及音响场地租借费的三分之一，几乎是演一场亏一场。看着剧团的状况，赫团长心寒了，工资难以发放，矛盾日渐突出，演出何以为继？

更让剧团雪上加霜的是，不久后市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，剧团的存留首当其冲。一时间，剧团人心惶惶，何去何从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
市里的决策者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：以市委副书记吴刚为代表的人认为，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事企分离，干脆把剧团由事业编制改制为企业单编制，把它推向市场，任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出路。而以楚天为代表的人则认为：剧团是市里的门面，不能就这么不负责任地丢掉，如果任其自生自灭，文化遗产谁来保护？言外之意，要政府将剧团养起来。最终，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了第一种方案，楚天也奈何不得。

赫团长打探到这个消息后，当即带着些骨干去找市里主要领导，越过门卫，径直拦住市里主要领导的车，领导语气倒是委婉，先是肯定剧团这些年所做的工作，然后说起机构改革的难度，赫团长模糊记得那嘴里送出来的坚如铁、硬如钢的三个字：“一刀切”，头便大起来。

眼看着剧团一步步陷入瘫痪，赫团长再也无回天之力了，一生气，提前办了退休，拿着女儿从美国寄过来的越洋机票飞走了。三年前，他赴美留学的女儿，生下金发碧眼的小外孙时，就请他去，他舍不得剧团。此次临行前，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昆剧脸谱送给了清欢。

几个月后，剧团提前退休的退休，分流的分流，下岗的下岗。几百个人的单位，就留下来20几个人，每个月拿着三五百块的最低工资。

缺乏资金，获批的拨款不到位，剧团像架破风车，摇不好就得全散架。新团长为着剧团的生存，忙着在各大企业周旋，他一天到晚腆着脸

到处拉赞助，发动大家主动参与节庆、部门活动等，谁给钱便给谁唱，整个剧团，已然变成一个旧式的戏班子，哪有工夫正经编排一出戏？看起来是活了些，然而，在清欢看来，剧团是真正走进了“死胡同”。

8

风叹息着，带走一两片落叶。

再次闲下来的清欢，翻看着赫团长送的那些脸谱，常常陷入一种冥想之中。她看看自己葱白的兰花指，看看棱花镜里新添的一丝皱纹，拢了拢滑落的深灰披肩，心在行云流水的昆曲世界里明明灭灭。

有朋友知道楚天欣赏清欢，使劲儿来游说她，邀她参与房地产开发。说给她占干股，由她出面找楚天疏通关系。

清欢听了，只笑了一下，并不接茬儿。同学嗔道：“唱了这么多年的戏，越发过不好人间的俗日。”

一方面，她厌恶死水般微澜不兴的生活，有急于冲破牢笼的欲望；另一方面，心里又有一种无形的障碍，很难跨越。她想，一旦跨越了，就可能找不到自己了。她害怕自己把持不住，害怕自己的心远离魂魄，害怕自己渐行渐远，一步步走向这人间欲望的狂欢盛宴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楚天电话里说，晚上有点空闲的时间，想约清欢出来聊聊，虽然是问句，但并不给清欢推辞的机会，说好时间地点，便兀自挂了电话。

清欢想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，她想不去。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安顿好上小学的儿子。画了淡妆，出得门来。

两人在咖啡厅包厢里坐下，点了饮料、点心、果盘。他和她聊起老派的昆曲演员，原来，他母亲极喜欢戏剧，从小，他便随着母亲看戏听戏，对昆曲也就多了一份喜爱。清欢只是静静地听他诉说，偶尔抬眼看他一下，他看着她清澈安静的眼神，一些类似美好的情绪从心底慢慢升起，如此遥远而又近切。

果盘上来的时候，他拿了一片西瓜，递到她手里。一种成熟男人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温暖、燥热。此刻，他不是领导，他是楚天，是一个男人，是一个对她存着些好感的男人。他和她聊起了慧能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。”她蓦地脸红。

他握住她柔软的手，她心中一颤。他身上流露出来的那份优越环境所叠造出来的自信和沉稳，是她不习惯的。她身体僵硬，语言也像凝固了似的。

她忽然冒出一句连自己都颇感意外的话：“你太太还好吧？”这句话让他们之间迅速拉开距离。楚天的笑容凝固了，只一瞬间，他又恢复了惯常的表情。

当他脉脉地把红酒举向她唇边时候，她心里莫名有些慌乱。

手机铃声却在这一刻，尖锐地响起来，她拿出手机，正要接听，他霸道地夺过去，顺手按下了关机键。他抚摸她的长发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她，时光像要凝滞了，而他的呼吸，在她的耳边，渐渐汹涌起来，几乎要把她淹没。

她蓦地站立起来，理了理衣裙，理性却在这一刻苏醒过来，儿子还独自在家呢。她慌里慌张地拿出手机，开机一看，五个未接电话都是从家里打出来的。清欢走出包厢，着急地拨打家里的电话，只听见儿子在那一头哭得稀里哗啦，说肚子疼。

清欢飞快地折转身去，跟楚天说：“我儿子生病了，我得走了。”她飞也似的从包间里逃离，迎面撞到服务员，把托盘里的咖啡杯撞飞后，又一头撞到倚墙而立的竹竿上。

楚天跟上去，替她拦了一辆计程车。

清欢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里。儿子无助的眼神看得她好心疼，好在儿子并无大碍。

9

窗外，电闪雷鸣，清欢没有开灯，抱着双膝坐着。雨一下一下地敲